

《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考论

任 荣

内容摘要:《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是一部有关琉璃厂的钞本文献合集,存有《琉璃厂书肆记》《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三篇及未定名日记和金石书画古籍目录各一部。其中《琉璃厂书肆记》系李文藻所撰,其余四部文献作者不明。本文根据未定名日记中作者交游、家世等相关信息的考证,认为日记作者为清代学者王仁俊,目录与《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中的内容也与日记可以对应,故亦为王仁俊所撰。该目录系王仁俊在京师公干期间寻访金石、书画、古籍时所撰录,所记宋元善本、明清钞本以及名家所藏金石书画甚多,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日记记载了王仁俊交游、问学的相关情况,对研究王仁俊的生平、治学具有参考意义。《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乃《琉璃厂书肆记》后第二部详细记载清末琉璃厂状况的文献,是研究琉璃厂和中国旧书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 王仁俊 琉璃厂

《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是一部与清代琉璃厂有关的钞本文献合集,原书藏于国家图书馆,后被收入李德龙、俞冰主编之《历代日记丛钞》中影印出版。关于该书,《历代日记丛钞提要》介绍云:“包括《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及乾隆藏书家李文藻等人所著《琉璃厂书肆记》、《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及《京城游历日记》一部,而以《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命名。”^①书后有跋语云:“《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重钞江安傅氏

①俞冰、张乃峰:《〈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提要》,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472页。按:此书乃是钞本合集,文体不一,翻检此书,封面题“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内含未题名之书目和日记各一部,以及《琉璃厂书肆记》、《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三篇。俞冰、张乃峰在撰写提要时认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题于书目之前当系书目之名,并将日记拟名为《京城游历日记》,而全书总命名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为了行文方便,笔者以《京城游历日记》指代未题名之日记,以“书目”指代未题名之书目。

藏手稿本。”由此可知此本为1933年抄录,原稿本藏于傅增湘处^①。关于该书之作者,除《琉璃厂书肆记》明确可知为李文藻所撰外,其余部分,《提要》均认为作者不详^②。其实,关于此书之作者,相关工具书早已著录。查阅《北京地方文献目录初编》可知,该书被归入书画类,作者著录为清王仁俊^③。再检《北京史地风物书录》,此书同样被归入书法绘画类,作者亦著录为清王仁俊^④。但是由于该书乃钞本合集,文体不一,书名题识不明确,而相关工具书仅著录《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作者为王仁俊,并未说明《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是指书中的第一个部分还是指代全书,所以《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及《京城游历日记》之作者身份问题依然模糊。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该书之作者及其文献价值作一番考证和探究。

—

《京城游历日记》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一日,止于同年八月十六日,记录了作者入京、离京途中之见闻,以及在京期间日常交游、治学以及寻访古籍碑版等事情,其中多处隐含作者生平信息。

(六月)二十一日,谒南皮公,面陈请假北上两月,以督轅文案及学务处审计科专办及官报总校事宜暂分任于同事诸君,南皮允之。

“南皮公”即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作者赴京公干要先拜谒张之洞并请允假,可见作者此时当游幕于张之洞处。

(七月)初二日,谒李木斋座师,因金台书院考公出,未见。见凤师,商拓潘文勤所得《埃及碑》,在江苏会馆也。至琉璃厂访铜器书画。

(七月)初四日,吴寄荃同年来谈,观予所著书稿。

座师乃明清时期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敬称。李木斋即藏书家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德化县(今江西九江县)人。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载:“(李盛铎)光绪五年举人,十五年一甲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六月,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二十年三月,充会试同考官。”^⑤日记作者或于光绪十七

①翻检傅增湘之《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目录,均未著录该书。而除国图典藏之钞本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亦藏有一钞本。据《北京史地风物书录》载,1935年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曾据北平图书馆藏钞本传抄一册,该钞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王灿炽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北平图书馆之钞本或许就是今国图藏本,而北大之钞本则当系国图钞本之传钞本。

②俞冰、张乃峰:《〈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提要》,《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第473页。

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主编:《专题联合目录第四种·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初编)》,1959年内部流通本,第120页。按:《联合目录》中作“王仁浚”,当系笔误。

④王灿炽编:《北京史地风物书录》,第223页。按:《书录》中作“王仁浚”,当系笔误。

⑤叶秀云、秦国经(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清官员履历单选登》,《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第43页。

年(1891)江南乡试中举,或于二十年通过礼部会试。吴寄荃即吴燕绍,字寄荃,号固圉叟,吴江人(今苏州吴江)。其子吴丰培回忆云:吴燕绍于光绪十七年辛卯中乡试,二十年甲午中进士^①。明清时期,同科举人、进士互称同年。作者称吴燕绍为同年,那么必然同科中举或中进士。既与吴燕绍同年,又尊李盛铎为座师,那么作者或于光绪十七年江南乡试中举,或于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中进士。

(七月)初八日,访寄荃,见《五同图》临本。云:真迹在吴蔚若前辈所。《五同图》者,吴文定宽约同乡、同志、同道五人画小像。有十二世祖文恪公像在焉。吾家此幅真迹在家拱裳侄咏霓处,现署河南正阳县者。寄荃有十三世祖讳洪字禹畴公像在图,故寄荃藏临本。

明弘治年间,长洲吴宽命画工将他本人和同乡在京为官者四人共同绘入一图中,名曰《五同图》。关于此图,姚鼐有诗云:“明弘治中长洲吴元博宽、常熟李世贤杰、长洲陈玉汝璠、吴江王济之鳌、吴江吴汝畴洪五君子同官京师,命工画之,为《五同图》。陈公历官户部给事中、左副都御史,今其十一世孙鹤获收是卷,属题:衣冠客貌昔贤存,展阅增恭况子孙。此卷更教千百载,长留故事在吴门。”^②作者称其十二世祖文恪公亦在图中。“文恪”当系作者十二世祖之谥号。翻检图中五人之谥号,唯有吴县王鳌与之吻合。《明史·王鳌传》载:“王鳌,字济之,吴人……成化十年乡试,明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杜门读书,避远权势……世宗即位,遣行人存问。鳌疏谢,因上讲学、亲政二篇。帝优诏报闻,官一子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复诏有司存问。未几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恪。”^③因此,作者当姓王,乃吴江人,为王鳌的第十二世孙。

综合上面的分析,《京城游历日记》之作者已浮出水面。查检《清代士人游幕表》可知《日记》作者确为清代著名学者王仁俊^④。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一字感莼,苏州吴县人。其弟子阚铎所撰《吴县王捍郑先生传略》^⑤对其生平介绍甚为翔实,相关之工具书、志书如《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苏州民国艺文志》等在介绍王仁俊生平时皆以《传略》为准。除了《传略》所记之外,《清代硃卷集成》收录有王仁俊乡试之考卷,卷首载有王仁俊之生平^⑥。此卷尚未被学术界提及,可补《传略》记载之不足。如《清代硃卷集成》载王仁俊字籀

①吴丰培:《吴燕绍先生与他的蒙藏史研究》,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

②姚鼐:《惜抱轩全集·诗后集》,中国书店,1991年,第468页。

③《明史·王鳌传》卷一百八十一列传六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4825-4827页。

④尚小明编:《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第278页。

⑤阚铎:《吴县王捍郑先生传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遗》第六册,中文出版社,1990年,第535-537页。

⑥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184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

鯈,号捍郑,一号干臣,此与《传略》之记载有出入^①;又如卷中记王仁俊所著《说文解字师说旁证》一书为《传略》失收。

二

《日记》不但有助于确定作者身份,而且有助于确定《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以及“书目”的作者。

(七月)十一日,至厂观书碑,拟考察书铺,撰表。

(七月)二十八日,游琉璃厂,凡厂肆东西头书铺、碑铺、古玩铺无论大小,不到者寡矣。嘱谭笃生细细考察,余遂撰一表。盖以庚子后,文献已渐不足征矣。欲如乾隆己丑时李文藻所为《琉璃厂买书记》之盛,已有白头官人说天宝遗事之概焉。

可知王仁俊在京城期间,除了日常的交游外,常至琉璃厂各书肆、古玩店寻访古籍碑版、书画卷轴。庚子国变后,王仁俊担忧部分书肆、古玩店就此湮没于历史中,于是仿李文藻之《琉璃厂访书记》之例,撰表以记之。据此可以肯定《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亦是王仁俊所撰。

“书目”分旧本、钞本、卷轴、江南志书、新得本五类,为作者寓目及所购买之典籍自编目录。《京城游历日记》中对此书目亦有记载:

(七月)初七日,晨起,碑估墨妙堂已来。阅数十种购之,合前次购金石碑版共六十种。摩抄至午。下午取翰文斋送来旧本、抄本,略举版本、卷数,书人名,编一目,至夜半。

(七月)十六日,午前至木师、寄荃同年处,均未见。午后,阅书。夜正文斋、尊古斋来,为谭笃生书折扇一,赠刘笠堂世兄、侯连仲三前辈之郎世讲自书碑刻各一,题之。夜阅唐《刘蛻集》共六卷,明本也。

(八月)初二日,至江苏省馆,同碑工拓《埃及碑》,恐其用夯,督之。遂遍翻所藏志书,成《江苏志书表》,怀饼就抄,竟日未用膳。

初七日所记之书目其信息包括书名、版本、卷数、作者等信息,这些都与“书目”相同。十六日所翻阅之明本《刘蛻集》见于“书目”之“旧本”类。八月初二日,王仁俊于江苏会馆抄录《江苏志书表》。“书目”之“江南志书”下附小字

①王仁俊之字号究竟是以《传略》为准,还是以《清代硃卷集成》中之记载为准?笔者以为《清代硃卷集成》之记载更为准确。首先,硃卷乃举子科举之考卷,故叙其履历时自然慎之又慎,且又由举子本人审定后刊印,故其准确性较高。闾铎虽然亲炙于王仁俊,但是所撰之《传略》乃是在王仁俊去世之后,故其所据之资料无法得到王仁俊亲口验证。因此,从资料来源角度看,《清代硃卷集成》中之记载似乎更可靠一些。其次,“捍郑”之名据闾铎之《传略》记载,乃是因王仁俊早年治学服膺郑玄之学,且读书勤勉,于是时人为之语曰“捍郑拚”。由此看来,“捍郑”当系时人褒奖王仁俊之雅号,而非其本字。据此推测,王仁俊本字当为“籀鯈”,“捍郑”乃其号,后因“捍郑”之名愈来愈为世人所知,而本字反而不为人知。

云：“据江苏会馆藏者。”故《江苏志书表》与《江南志书》当系同一部书。因此，可以肯定“书目”也确为王仁俊所撰。

综合前面之论述，可以断言，《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合集乃王仁俊于光绪三十一年（1891）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六日京师公干期间所撰的一部有关琉璃厂的文献合集，包括书目一部、书肆和古玩店表二篇以及日记一部。之所以掺入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一文，是因为王仁俊有意赓续李文藻之文，记录琉璃厂书肆、古玩店之变迁，故将李文抄录于稿中。国图在编目时将此合集总称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同时又将其中之“书目”称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此拟名似乎不妥。因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既指书目，又指合集，容易混淆，笔者以为可将合集拟名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将“书目”拟名为《琉璃厂金石书画古籍经眼录》，《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店表》一仍其旧，日记可采用《历代日记丛钞》之拟名《京城游历日记》。

三

通过研读《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记载可知，王仁俊与沈曾桐、端方、冒鹤亭、吴郁生、吴燕绍等名公耆宿交往甚密，其中不乏互相切磋学术、品鉴收藏之活动。更为可贵的是，书中对庚子国变之后琉璃厂书肆、古玩店之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旧书业、古玩业之生存状况。该书因题名有“书画”字样，故编目时常被列入“书画类”，其学术价值一直不为学术界所知晓。笔者以为《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的学术价值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京城游历日记》中载有王仁俊访书、校书等学术活动，有助于了解其治学兴趣及著述情况。王仁俊早年师从俞樾，后入苏州正谊书院师从缪荃孙习经史考据之学。王仁俊虽然于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旋于次年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他志不在于仕途。他对弟子阚铎云：“我辈寒畯或早得第，便可专力向学，更借贤士大夫之力读未见书，虽南面王无以易也。”^①在京期间，王仁俊所结交者不乏名公巨卿，但是王仁俊与之交往绝非攀附，而是以学术相知。八月十一日记云：“余最喜与冷人周旋，即如在京拜陈君田，贵州人，虽为察院而门可罗雀，盖非如是，不能注《明诗纪事》也。海内尚有治冷淡生涯如此辈者，余愿折节求交焉。”陈田，字崧山，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寒暑十七载撰成《明诗纪事》一百八十七卷^②。王仁俊对其治学态度非常钦佩，并甘愿折节交往。京师公干之两月间，王仁俊常出入琉璃厂和师友家寻访孤本秘籍，并利用所见之资料进行校勘、研究。王仁俊于六月二十八日至京师，稍事休息，二十九日便迫不及待地“至琉璃厂访书”。八月初一日，作者至前辈沈曾桐处访

①阚铎：《吴县王捍郑先生传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遗》第六册，第543页。

②汪涌豪、骆玉明主编：《中国诗学》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438页。

书,途中“覆车于右”,顾不上“右肱遂痛”,依然坚持去沈府读书。在沈曾桐家,王仁俊“见其藏旧本,如《松陵集》有周春题记,《史记索引》为金槃斋先生榜手校精绝藏本……金文拓片间有俊所未见者”。沈曾桐所藏之珍本秘籍、金石拓片让博闻多识的王仁俊叹为观止,离开沈家时,“假其《鹖冠子》明本,据校余所著《闲诂》本,知明大字八行本亦与花斋同也”。除了校勘古籍外,京师所藏钟鼎彝器、碑拓名帖也是王仁俊寻访之对象。七月十三日记云:“晨,碑估送来毛公鼎带全形,又陈寿卿家汉铜器八幅,魏曹喜造像、管真墓志,惜乎昂贵。又潘文勤家平戎一巨幅,约四百余字,惜乎未见前人著录,疑此器晚出,故未入《攷古录》。然可谓文字至多之品矣,当考。又攀古楼藏石十一分。午后,约陔在万福居便酌。午后,至厂宜古斋细择前所未藏之石刻,尚未毕也。旋得书数种,总存于正文斋。”在寻访碑版的过程中,王仁俊的学术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国内,他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古埃及。时江苏会馆藏有古埃及碑一方,乃潘祖荫旧藏。此碑据罗振玉考证,乃是潘祖荫的学生随郭嵩焘出使欧洲时发现。由于西方法律禁止文物流通,于是潘祖荫便让学生用石膏制作一仿制品运回中国。潘祖荫虽然仰慕古埃及之文明,但是不懂古埃及文字,于是只好将此碑放置于江苏会馆中^①。虽然只是一件仿制品,但是足以说明晚清时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并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狭隘。王仁俊六月二十八日抵达京师,七月二日便记云:“见凤师,商拓潘文勤所得《埃及碑》,在江苏会馆也。”八月初二离京之前,“至江苏省馆,同碑工拓《埃及碑》,恐其用夯,督之。”虽然王仁俊也无法释读碑上之文字,但是出于学者之敏锐,他还是认真地将碑拓下来。访书、校书、拓碑、觅帖,诸般举动恰好验证了王仁俊对弟子阐释的话,其做官只为能够读未见之书,如能得偿所愿,“虽南面王无以易也”。

第二,《京城游历日记》中对庚子国变后京师藏书之流通多有记载。庚子国变乃民族之殇,都城陵夷,百姓遭难,无数中华瑰宝更是毁于兵燹。于图书业来说,战乱之后,却迎来了一轮流通高峰。一些藏书世家、王公贵族在战乱之后纷纷抛售所藏典籍,于是昔日深藏于私家藏书楼之珍本秘籍得以流入市场。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载:“壬寅(1902)初至京师,值庚子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②王仁俊游历京师时正值琉璃厂旧书业的复兴期,一些名家藏本都纷纷现身书肆。庚子国变之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自杀殉国。王懿荣在金石书画方面造诣颇深,藏书亦富,其中不乏宋元珍本。王死后,其藏书流入书肆,多为正文斋书贾谭筠

^①罗振玉:《埃及碑序》,《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四》,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89年,第1669-1670页。

^②伦明:《续书楼藏书记》,王余光、李东来主编:《伦明全集(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生所得^①。王仁俊与谭笃生交往甚密,故得以饱览王懿荣之藏本。七月初六日《日记》载:“翰文斋、正文斋送二巨包书来,尊古斋送书画三轴来。黄仲弢前辈适来,与谈福山王文敏公遗书颇有流至厂肆者,举正文斋书以示之。”检“书目”,其中所记不乏王懿荣批校本,如《张文定公四友亭集》二十卷上有王懿荣手书批语“四库未著录”,元本《唐文粹》一百卷、元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皆为王懿荣之旧藏。在诸名家藏本中,除王懿荣外,尤以方功惠的藏书居多。方功惠,字庆龄,号柳桥,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性喜藏书,多达五十万卷,其中多有宋元珍本,尤以明人文集为富^②。庚子国变后,方之部分藏书被其后人售于琉璃厂书肆^③,其中翰文斋所得精品甚多。王仁俊与翰文斋店主韩星垣亦有交往,因此得以饱览方之藏书。“书目”中记王仁俊所寓目的方氏藏旧本、钞本十九种,多钤有“方功惠印”、“方氏碧琳琅馆”和“方家书库”印,其中部分藏书曾流转于多位著名藏书家之手,乃稀见之珍品。元刊《方輿胜览》七十卷,据王仁俊记钤有季沧苇、钱牧斋、稽瑞楼、何屺瞻印,后归方功惠。从藏书印可知此书曾先后被著名藏书家季振宜、钱谦益、陈揆、何焯收藏,最后归方功惠所有。康熙本《帝学八卷》,“有曝书亭珍藏朱文印、朱彝尊印白文,近自巴陵方功惠家出,见于翰文斋”。此书虽非宋元珍本,却曾是朱彝尊旧物,最后流入琉璃厂翰文斋。再如钞本《麟原文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曾是鲍廷博知不足斋旧藏,后被方功惠收藏。国家不幸,旧书业兴,这种矛盾的现实对于王仁俊来说亦悲亦喜,悲于国难沉痛,喜于乱后方能读到如此多珍本秘籍。京游二月,对于志在学术的王仁俊来说是收获的两个月。

第三,“书目”所录旧本、抄本多为珍本秘籍,对研究古籍版本以及藏书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书目”乃王仁俊根据自己访书所见,逐一笔录而成,记所得、所见之典籍 138 种。“书目”分旧本、抄本、卷轴、新得本四类,并附《江南全省志》目录一份。除了著录书名、作者等基本信息外,对版本、行款、藏书印、批语皆有介绍,间附作者按语。其中,旧本共 34 种,计宋刊本 3 种、金刻本 1 种、元刊本 9 种、明刻本 15 种、高丽本 1 种、康熙本 1 种、未标版本者 4 种;抄本 33 种,其中明抄本数种,多为名家所藏;新得本 69 种,为王仁俊公干期间所购,多为易见之通行本。旧本类所记之宋元珍本为名家珍藏赏玩之物,多为稀

①沈津:《浙江解进书目——兼说书估谭笃生》,《老蠹鱼读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②郑伟章、李万键:《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7-182页。

③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方功惠柳桥”云:“东丹副叶写书根,颯若昆吾切玉痕。此是碧琳琅馆本,典裘持付海王村。”(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此诗后二句便指其孙方湘宾于庚子国变后将碧琳琅馆部分藏书售于海王村书贾一事。

见版本。如《友林乙稿》，王仁俊著录云：“不分卷，元本，宋史弥宁撰，八行，行十六字，钱遵王、刘铨福、乔松年诸家有藏印，活字，甚精，有侵板人名，一跋。”从藏书印可知，此书曾历经钱曾、刘铨福、乔松年等著名藏书家之手。翻检瞿凤起所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目录汇编》^①，此书未见著录。故若欲点校此书，或重编钱曾藏书之目录，此信息当具有文献补苴价值。钞本中精品尤多，多为从名家、内府、四库馆所流出之珍品。如《泾林续记》，“有玉兰堂白文印、玉雨堂印朱文印、季印振宜朱文印、沧苇朱文印、韩氏藏书白文印、礼邸珍玩朱文印。此潘文勤公刊《功顺堂丛书》之祖本也，故有夹签校记，为叶缘督前辈手笔”。叶缘督为清末藏书家叶昌炽。从所钤藏书印可知，此书曾被文徵明、韩泰华、季沧苇、礼亲王府、潘祖荫、叶昌炽等人收藏。文徵明身历明弘治、正德、嘉靖三朝，故此钞本当为嘉靖或嘉靖前之钞本。孙毓修跋此书云：“所记明代遗闻逸事，不但可为多识之助，并足资人劝戒。卷首有玉兰堂文氏、归来堂叶氏及季沧苇诸家印记。盖久为艺林所珍秘，三百年来传本仅见，弥足重己。”^②《泾林续记》今日常见之刻本为潘祖荫所刊刻之《功顺堂丛书》本^③。据王仁俊的按断，《功顺堂丛书》本乃是以明钞本为底本刊刻而成。因此今若欲点校、整理《泾林续记》，当以此钞本为底本。此钞本潘祖荫从韩泰华处得来^④，后又流入琉璃厂书肆，民国年间为张元济涵芬楼所得。后孙毓修主持编纂《涵芬楼秘笈》时收入《泾林续记》，以明抄本为底本排印出版。涵芬楼古籍主要收藏于东方图书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遭日本侵略者炮击，古籍损失严重。《涵芬楼秘笈》所依据之底本皆为宋元珍本、名家批校本，在这场厄难中，损失大半。所幸，《泾林续记》保存下来^⑤，为我们整理、研究此书保存了珍贵的版本。除《泾林续记》外，珍贵之钞本尚有《瑟谱》六卷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本等。《瑟谱》，“书目”著录其题有“校官臣任大椿、校官臣吴裕德”，据此可知此钞本为“四库底本也”。《后村居士集》，据“书目”记载，钤有“季沧苇藏书”朱印，并抄录有朱字行书评语两段。将来学术界若重新编纂古籍善本书目，那么本“书目”中的信息当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第四，《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反映了庚子国变后琉璃厂旧

①钱曾著、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目录汇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转引自柳和城：《孙毓修评传·孙毓修序跋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9页。

③《功顺堂丛书》刊刻于清光绪十年（1884），《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著录其常见版本有“光绪十年（1884）刻本、《功顺堂丛书》本、《涵芬楼秘笈》本”（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8页），显系将同一版本误作二版本。

④潘祖荫《〈泾林续记〉跋》云：“亡友韩小亭观察，家有玉雨堂，藏书甚富。余所得残宋本《金石录》十卷及明周元暉《泾林续记》，皆其物也。”韩泰华，字小亭，浙江仁和人。筑藏书楼“玉雨堂”。

⑤张元济：《张元济全集·涵芬楼烬馀书录》，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7页。

书业、古玩业之生存状态。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所撰《琉璃厂书肆记》首次对琉璃厂的书肆进行了细微的描述,记录了大小书店32家。1911年,缪荃孙仿其例撰《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了琉璃厂书肆28家,隆福寺书肆5家。其后孙殿起撰《琉璃厂书肆三记》对琉璃厂的书肆进行全面地调查,记录了大小书肆300余家。孙殿起从事旧书贩卖多年,博闻强志,在撰《琉璃厂书肆三记》时曾参考李文和缪文^①,然对早于缪文的《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则一无所知。当代学人徐雁所著《中国旧书业百年》资料颇为详备,然亦未提及王仁俊的著作^②。《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成于1905年,早缪文六年,当是继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后第二篇细致介绍琉璃厂书肆、古玩店的文献。据笔者统计,表中以琉璃厂东门南街为始,自东至西记录有书肆36家,古玩店17家。王仁俊撰此表时曾嘱咐正文斋书贾谭笃生帮忙细细考察,而他自己则于“七月二十八日,游琉璃厂,凡厂肆东西头书铺、碑铺、古玩铺无论大小,不到者寡矣”。谭笃生曾于庚子国变后执琉璃厂旧书业之牛耳,王仁俊本人更是亲自走访,实地调查,因此表中所记之书业、古玩业情况较为完备,遗漏之处当不多。《琉璃厂书铺表》主要记载了店名、店主姓名以及经营范围,《琉璃厂古玩铺表》则简单地记录了店名、店主名姓。将二表与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进行比勘可知,二表的文献补苴价值甚高。其一,可补孙氏所记书肆、古玩店之缺,表中所记同文山庄、善成东记、清晖阁等六家书肆、古玩店为孙著所失收。其二,可补《琉璃厂书肆三记》所记之不足,《琉璃厂书铺表》中对书贾之雅号以及经营范围之介绍为《琉璃厂书肆三记》所无,如福润堂书贾王福田,《琉璃厂书铺表》记其雅号“汗巾王”,并云其书店乃善成堂饶松甫的铺底,常上朝向太监兜售书画。这些信息均系《琉璃厂书肆三记》所无。因此,将来若欲重写中国旧书业史或琉璃厂史,王仁俊的《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当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手稿藏于傅增湘处,傅之藏书后多由其子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③。然而国图在影印《历代日记丛钞》时仅找到1933年的钞本作底本,不知道此书之手稿本现藏何处。

【作者简介】任荣,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

①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7页。

②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1-119页。

③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华书局,2009年,第103页。